

当阿辉十三岁从弥留之际的阿爸手中接过掷茭时，他便成了孤儿。
同时，也了解到自己的上辈来自海峡西岸的厦门仙岳山下的湖里村，而手中的掷茭便是源自仙岳顶上的土地公祖庙。

西进三部曲之一

掷茭情缘

廖晁诚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西进三部曲之一

掷茭情缘

廖晁诚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进三部曲. 掷茭情缘 / 廖晔诚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252-404-0

I. ①西…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2795号

掷茭情缘

出版人: 石永奇

选题策划: 刘 泰 韩海涛

责任编辑: 常永富 金书艺

设计统筹: 宋福江

流程统筹: 吴 婧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404-0

定 价: 47.00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一章	仙岳山传说.....	001
第二章	土地公生日	011
第三章	祖宗的遗愿	019
第四章	盛夏之夜	030
第五章	梅山人家	039
第六章	文康阿哥	048
第七章	青春畅想	058

第八章	机遇难寻	067
第九章	冬天没有收成.....	076
第十章	除夕之夜.....	085
第十一章	梅山土地庙开光.....	095
第十二章	春的喜讯.....	105
第十三章	寒风中的思考	116
第十四章	寒风瑟瑟	126

第十五章	福德梅丸.....	135
第十六章	安泰公司.....	144
第十七章	大有集团	154
第十八章	商场较量	163



第十九章 梅山之喜	172
第二十章 应对严寒	181
第二十一章 人生之路	190

第二十二章 回家的梦	199
第二十三章 在海峡那边	209
第二十四章 梅山除夕夜	218
第二十五章 安泰文化	228
第二十六章 梅花盛开	236
第二十七章 台北偶遇	245
第二十八章 茂祥相助	254

第二十九章 春暖花开	263
第三十章 头牙与大婚	273
第三十一章 阿福反思	282
第三十二章 子茵之悔	291
第三十三章 阿辉出洋	300
第三十四章 凝心聚力	309
第三十五章 柏林喜遇	318

第三十六章 安泰不眠	329
第三十七章 天理良心	338
第三十八章 阿辉凯旋	347
第三十九章 情理之间	356
第四十章 抱团破网	365
第四十一章 夫妻夜话	374
第四十二章 遥指西岸	384

第一章

仙岳山传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尽管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迄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悠悠岁月，具体的年代亦未能被文史资料完整保存，但朝朝代代，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一直传承至今。而且，越传越远，越传越久，以至当今世界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便必定有崇拜敬畏土地公的习俗。

土地养育了人类，土地公庇护着人类；人类崇拜土地，敬畏土地公。

这，便是追求人与人和谐共生，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一切万物和谐共生。

老一辈人说，这传说源于厦门岛，源于那不见经传的仙岳山。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有心人付诸了极大的精力去探求、研究、探寻这个课题，但至今既找不到肯定的答案，当然也没有找到否定的答案。只是，仙岳山的土地公庙的香火却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旺，到这里祭拜土地公的香客越来越多。以至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风下雨，庙里总是人头攒动，香火日盛。也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从这里分炉的土地庙遍布五洲四海。尤其是土地庙山脚下那被称为湖里的村庄，30年前便成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富有现代气息的新城区。

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历史回溯到无数年前。

那时，厦门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烟的小岛。而至今被人们称之为仙岳山的地方也仅仅是岛上海拔几十丈的小山包。然而，由于这是南方海岛，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气候温和，雨量充盈，岛上万物勃发，四季花香。尤其是那仙岳山上生长的热带雨林郁郁葱葱，难以计数的几个人都难以合抱的参天巨树，盘根错节，尽情地、无遮拦地向四周扩张，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也蕴含着令人遐想的无限秘密。

虎在山上啸，

豹在山上吼。

巨蟒满地溜，

猴子树上跳。

长辈们用这四句顺口溜描述着当年的仙岳山，讲述这个当年珍禽猛兽凭借这天堂一般的乐园，与山下乡亲和谐相处的往事。仙岳山生长栖息的这些生灵的门类齐全，族群兴盛，在此无忧无虑地休养生息，悠然自得，世代繁衍……

总之，这里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谐，充满着所有生灵的无限欢乐。

于是，不知是谁先发现了这块乐土，便一传十，十传百。大胆的人们便带着闽南人特有的敢于打拼，敢于吃苦，敢于创新的精神，携儿带女从大陆划着一叶叶小舟跨过海峡，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来到这山下建屋定居，并永远地居住了下来。

这，便是现在人们称之为湖里的新城区，在此之前被称为湖里村。

最先到这里的一户人家，主人叫林善祖。

来到这里定居前，他是大陆闽南的一个小村庄中最勤俭的农户之一。一年四季除了在大田耕作外，农闲时节还将家中的农产品制作成一些小吃，什么肉粽呀，五香条呀，面线糊呀之类的东西，常常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做一些小生意，久而久之，慢慢地家庭殷实起来，小富有余。到了这里定居后，善祖本色不改，勤耕苦作，便在山下最靠东头的地方建了一栋富有闽南特色的小屋，坐东朝西，避



风向阳，周围便是几十亩土地，岛上淡水不足，他们挖了水塘，将仙岳山那流下的山泉引进水塘。水足粮丰加上善祖一家克勤克俭，很快便成了最殷实的庄户。

久而久之，大陆上的人家便陆续迁徙而来，这里便慢慢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大家平时相敬如宾，和睦相处，彼此照应，自然而然，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让外界感到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外桃源。

再说，这最先搬到仙岳山下的林善祖，当年已经六十有余，尽管他不曾上过半天学堂，但天资聪慧，为人处世谦逊谨慎，又喜欢修善积德，乐善好施。加上娶了一房贤惠而又勤劳的妻子，勤俭持家，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取名添福，小的取名添寿，兄弟二人勤耕苦读。林家上慈下孝，代代相传，全村上下妇孺皆崇拜至极，一时美名天下。

林家的房屋建得也很具闽南特色，坐东朝西，取意于“门朝西，赚钱没人知”的习俗，说来也令人感到不解。久而久之，这林善祖一家便成全村说一不二的人物。大凡湖里村民的大事小情无不登门请益，在全村有了非常高的威信。

于是，本书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便从这个年代，这个家庭延续至今……

这年农历正月末，本应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在南方的海岛厦门，似乎冬天懒在这里迟迟不肯离去，春天的脚步迟迟听不到声音。

“你看，这鬼天气，明日都二月初一了，倒春寒却仍然没完没了。”傍晚，林善祖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站在门前，嘴里不停地嘟哝着。

是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庄户人家都靠着种田为生。尤其是在海岛，眼睛盯得圆圆的，便盼望着春天这一季，能否有好收成，还得靠老天爷的恩赐呀！

寒风，在呼呼地叫，不停地刮；

细雨，从天空中飘洒着；

白天，黑夜无休无止，没完没了。

夜幕慢慢降临了，

这风还不想停，

这雨还不想住。

整个湖里村原本庄户人口就不多，遇上这种鬼天气，夜幕尚未降临，家家户



户便早早关上大门，甚至吹灭那原本只有小指尾巴大的灯火，男女老少躲进属于各自的被窝里，想借助那薄薄的棉被留住从身躯里散发出来的一丝丝热气，度过那冰冷而又漫漫的长夜……

村头那幢典型的闽南民居里住的是林善祖一家，红砖石砌的二房一厅，南头一间住着林善祖老夫妻，北头那间住着两个儿子——添福和添寿兄弟。

风还在死命地刮着。

雨在风的助力下不断地飘着。

这雨、这风从木门、木窗的缝隙中往屋里钻，不时地发出“啾……啾……”的声音，这声音特别尖，像口哨声，又比口哨的响声更尖，乍一听起来，多少有一些让人毛骨悚然。

整个村子死一样的寂静。

林善祖家的那只看门狗的忠诚是出了名的，一年四季像一个卫士，忠实地趴在二房一厅的大门口前，四周稍有动静便会扑向前发出“汪、汪、汪”的一阵阵狂吠。而此时，这畜生也难以抵挡这阵阵凛冽寒风的刺激，先是缩成一团，然后，索性从大门旁边主人留下的狗洞偷偷钻进屋里，不消片刻又从客厅溜到主人的床底下，想躲避屋外的寒风，蹭一下主人屋里的热气。

添福、添寿两兄弟年轻火气旺，似乎外面的寒风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白天所有烦恼也早已忘到脑后，蜷缩着身子，将整个脑袋严严实实地埋在被窝里，呼呼大睡起来。

“呸……”被窝里不知是添福还是添寿放了一阵响屁。

也许是那屁特臭，也许这屁的声音特别响，两个后生的美梦被破坏了，兄弟俩在被窝里发出了一阵唧唧声，相互间像梦呓一样含混不清地相互埋怨了一番。可是年轻人爱睡，不消片刻便又响起了均匀的呼噜声。

而林善祖老夫妻却怎么也睡不着，躺了一会儿，老骨头硌得生痛，想翻一个身，那刺骨的寒风从窗户和门缝中挤进来，又直奔那被子的缝隙往被窝里钻。

“鬼天，要命哟……”林善祖一年四季，每天劳劳碌碌，身体硬朗得很。大半生对天地神明顶礼膜拜，几乎嘴里从来没有吐出对老天爷半句不恭的话。也许是冷，也许是心烦，一不留神那不恭的字眼却从那缺了门牙而又干瘪的嘴里溜



了出来。

“七老八十了，这嘴巴也不干不净。”老妻却不能容忍，妻子用手推了推身边的老伴，算是埋怨，也算是提醒。

“唔……”善祖吱唔了一声，老人自知失言，似乎有些后悔，原来还想说些什么，却话到嘴边又戛然而止。

老伴是个略比林善祖长些岁数的女人，一生相伴，她对老头子的习惯了如指掌。每当深更半夜老达补睡不着的时候，总会想做那夫妻间的事，以松弛身心。青春年少的时候，常常在好梦中被惊醒，心里虽然不快，更不愿做那事。但屡屡经不起老达补那粗粗鲁鲁的挑衅。三下两下便欲火熊熊，只不消一会儿，便心里乐滋滋地欣然接受，而且配合默契。可是，现在到了这般年纪，骨子里少了那欲望，做那事那宝贝总是不配合，干涩生疼得很，少了年少时的快意，无论老达补如何使手段，总是冷水泡牛皮，甚至产生些许厌恶。

俗话说，“正月冻死牛，二月冻死马，三月冻死插秧者。”这么冷的天，连大黑狗在门外都站不稳，躲到家里来，这老达补还不停地翻来覆去。纵使还有这种兴趣，也被从被子外面袭来的寒风抵消个干干净净。

因此，每当身边的丈夫每翻一个身时，老太太便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她赶紧也翻个身，侧着身子用两条大腿将那宝贝夹得严严实实，生怕那老达补进犯。

恰恰此时的林善祖这老达补却没有一丝欲望。

人老了，血气不旺。老人睡眠原本就没有那么长，加上这么早便上床，睡了半夜这被窝仍然凉嗖嗖的。翻一次身，却灌进一被窝的冷风，真是不值。可是不翻身，那老骨头却是又酸又痛，难受死了。

老太太在床上憋着气，静静地等候着老东西来进犯。几十年的夫妻，老太太明事理，做那事尽管自己有时心里不乐意，可却是作为妻子的份内事。嘴里说不愿意，可是还得赶紧宽衣解带。可是今天，这情况却有些反常，那老达补除了长吁短叹和不断翻身外，却没有异常举动，老太太紧绷的身体便渐渐松弛下来。

“别叹息了，别翻身了。老达补……”老太太是典型的闽南女人，与老达补相依相伴大半生，贤惠得不能再贤惠，对老达补一辈子顺从惯了。可是原本老人睡眠就浅，再这么三折腾、五折腾，早已睡意全无。既然老达补不是想干那事，



却又这么频繁地翻身，以至冷风嗖嗖不停地往被窝灌，难免发出怨叹，继而便不耐烦地唠叨着……

“你老查某还唠叨什么……”老头子原本不爽，老太婆不说还好，被数落一阵，林善祖更是老火发作，忍不住用脚用力拨了一下身边的老太太。

“哎哟，老达补，我……”老太太又想还嘴，但毕竟修炼了一生，只懂得忍气吞声。她知道，这老达补心里一定有烦心事，撇开天气这么冷不说，肚子里还有许多烦心事。不是吗？林家上辈子住在大陆，后来听说这岛上富饶，有许多肥沃的土地可以开发，仙岳山上的泉水四季不断。自十六岁嫁到林家后，便按照乡间风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狐狸满山走，跟着丈夫搬到岛上来住了。那时，岛上荒芜，一无所有，搬上来后，夫妻俩勤耕苦作，克勤克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屁股都被太阳晒到发臭，几十年了建了一栋二室一厅的房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她从内心深处敬佩身边这老达补，有事业心，能吃苦，在房子四周开垦了十几亩菜地，养活了一家老小。尽管不能说富裕，但温饱没有问题。年前还将这大半生积蓄的十几两碎银拿去大陆买了两头黄牛，一公一母。因为这岛上缺水，对水牛生长不利，买上两头黄牛，兴许一两年还能生一头牛犊，换些钱让大儿子添福娶一房媳妇。

林善祖夫妇算盘拨得不错。

可是，问题便出在这里，烦心事也出在这里。年前两头黄牛刚买进屋，便碰到寒风刺骨的冬天，两头牛原本都在房前屋后转悠吃草。突然，四天前发现那牛不见了踪影。老夫妻和儿子顶着风雨找了好几天，就差石头缝没有掰开来找，结果始终不见踪影。

“这两头大活牛难道飞到天上去了不成？”听见身边的老太太没了声响，林善祖自言自语。他知道，这黄牛尽管有耐旱的优点，可是也有不动声响的弱点。水牛在野外吃草动静很大，主人要找很容易发现，而这黄牛便大不一样。现在，只有一种可能，这牛肯定是跑到村子后的仙岳山去了。

说到仙岳山，林善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

仙岳山尽管就在村后，与大陆那高耸入云的高山相比自然也算不上什么，估计海拔最多也只有几十丈高。恰恰这山作为湖里村的风水山，山上树林茂密，古

树参天，听说以前有好事之人斗胆走进去看了一遭，正好遇见一条有小水桶粗的蟒蛇飞驰而过，蛇尾巴卷起一阵冷飕飕的寒风，顿时让那遮天蔽日古树的叶子纷纷扬扬掉落下来，阴风习习不时转着怪圈，又把枯枝败叶卷了起来，让人睁不开眼睛，吓得这位仁兄抱头鼠窜，回到家中大病一场。因此，多少年来都没有听说有人敢进入仙岳山。

那么，如果两头牛走进那仙岳山，纵使那山再可怕，这天气再寒冷，自己都必须带着两个儿子走一走。因为，那两头黄牛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更是下一步家庭经济发展的基石。

“喔！喔！喔……”林善祖心里不停地思考着两头黄牛的事，不知不觉那报晓的雄鸡已啼叫了五轮，木门窗外慢慢地射进一丝光亮，天快亮了。

“走，马上走！上仙岳山。”他觉得不能等了，马上起身带着两个儿子上仙岳山。父子三人带上砍刀，无论这仙岳山再大，也无论这山里再可怕也得去走一趟。因为他认定自己的那两头黄牛只有在山里头，肯定不会飞到天上去。主意一定，老人一脚将被蹬掉，翻身下床。

“真是老翻颠了……”冷不防老太太盖在身上的被子被蹬掉，再看老头子已经翻身下床，气愤不已，骂了一句。

“猪，只懂得睡……”听到老太太骂声，林善祖正要还嘴，蓦然回头看见老太婆被子被蹬掉，正蜷缩在床上，慌忙不迭地将被子拉到老伴身上盖好。然后，似乎良心发现，将后半截话咽回肚子里。

“老达补……”老太太终于知道了老头睡不稳的原由，也似乎了解他下一步想干什么事情，心里一阵痛惜，不敢在床上再多停留片刻，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地跟着起床，准备生火做饭。

“起来，起来……”善祖老人走出自己的房间，并没有开大门，没有去看门外的天气，而是直奔两个儿子的房间，二话不说掀起儿子的被子，“起床，上仙岳山找牛去。”身后跟着他的那看家的大黑狗，看见主人起得这样早，兴奋得一阵摇头晃脑。

“嗯……”正在热被窝中酣睡的儿子，在朦胧中哼了一声，一切又归于宁静。



“起床……”老人吼了一声。

“来了，来了……”儿子一百个不愿意，可是父命难违，他们深知老人的严厉，再也不敢怠懈。一个鲤鱼打挺，动作之迅速，令人咋舌，真是躺下一条虫，起来一条龙。兄弟穿好衣服，简单洗漱，便直奔饭桌。

庄户人家早餐很简单。

老太太将屋角上堆着的番薯洗干净放在锅里蒸了一炷香功夫，那秋天挖下的番薯经过一个冬天的收水已经非常甜，经过锅里一蒸，拿在手上，糖水直流。

父子也不讲究，放在嘴里风卷残云，连皮带肉一阵猛吞，三下五除二，唏哩哗啦，一会儿便吃个心满意足。

“阿爸，上仙岳山？”大儿子添福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林善祖没有回答儿子的话，只是用眼睛瞪了一下，便第一个走出门外。

一阵寒风夹杂着细雨扑面而来，老人倒退了一步。但他仍然头也不回地走到屋外，“把番薯用篮子装上，留着中午吃。”回过头他交代一声。

“好！”小儿子添寿生来嘴巴比较甜，平时也比较会来事，他理解父亲心急如焚的心情，更知道老人的脾气，便不再言语，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一篮子热番薯顺从地跟在后面。

父子三人连同那大黑狗便走进寒风刺骨的细雨当中……

而此时，整个湖里村还在沉睡之中。

从家里到仙岳山也不过几百丈远。这风，似乎很久没有遇到人气，毫无顾忌地纠缠着父子三人，抓紧机会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的一切可乘的间隙去吸吮着热气；雨助风威，相互交错地发起攻击，父子三人和大黑狗开始嘴里呵着白花花的热气。不一会儿，林善祖的鼻孔里便流淌出一条清清的、又粘乎乎的清鼻涕。

“爸……”眼尖的添寿看到年迈的父亲为寻找黄牛跟自己年轻人一样受苦，心里很感内疚，用手指了指父亲的鼻子：“天太冷了，你回去吧，我和哥哥去便是了。”

“……”老人也视小儿子一眼，仍然默不作声。同时用棉袄的袖子擦了一下鼻尖。这一擦倒把那鼻涕擦到拉拉喳喳的胡子上，连成一大片，然后又顺着胡子



往下滴淌着。

父子三人的脚一踏进仙岳山的树林当中，原本天已大亮的感觉立马消失了，光线骤然暗了许多。父子三人和大黑狗仿佛又回到朦朦亮的空间。

“爸……”添福走在最前面，置身在这阴森森的密林当中，年轻人多少有些胆怯，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

“……”父亲仍然没有吭声，只默不作声地用手用力将大儿子拨到一边，跨前一步，和大黑狗走在前面。

风，在“呼呼呼”不停地刮着，那仙岳山上的苍天大树巨大的枝桠在剧烈地摇曳着。

雨在不停地泼洒着，落在树枝、树叶上，随后“叭叭叭”地掉在堆满腐枝败叶的地上，“噼哩叭啦”让人更感到这仙岳山的深幽与神秘，陡增了内心的不安。

父子三人高一脚、低一脚踩在被腐枝烂叶覆盖的山岗上，一不留神便会摔得四仰八叉。那山势很陡，添福赶紧跨前一大步，走到父亲的前头，一手牵着父亲，一手不时地拉扯着身边的灌木，每走一步，都要借助着树枝的力量，才能艰难地向前移动。可是，每当手一触及那树枝时，便立刻有一阵冰雪一样的雨水从头上浇下来，从头上流到脖子根，甚至流淌到热乎乎的胸前和脊背，让人感到比这寒冷更恐惧。

也许是父子三人连同他们的大黑狗走进了这神秘的地盘，惊动了那里的生灵，正当大家满嘴不停地呵着白花花的热气时，离他们几丈远的地方突然卷起了一阵气浪，这气浪把地上堆积多年的败叶也卷了起来，甚至连枝上的树叶也纷纷落下。

“爸……”走在前头的添福惊恐地叫了一声。

“这……”善祖老人也难免惊愕地将眼睛盯得如铜铃一般，他不知道自己碰到了什么东西。

“嗖。”正当父子三人摸不清眼前的情况时，传说中的巨蟒从那枝桠上张开大嘴，它的尾巴从枝上盘到地上，不停地甩打着地面，好像是这仙岳山的主人一样警告着来人。



“爸，你别去了，让我们去吧。”添福年岁稍长，他知道父亲的性格，老人决定要做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刚出门他就有一种预感，这种天气里进仙岳山风险太大，因为老辈人曾有过上仙岳山要遭厄运的传说。现在那传说已经变成现实，而且就在自己眼前。自己和弟弟年富力强，纵使碰到凶险肯定能抵挡一阵。可是，父亲年迈体弱，让他老人家跟着年轻人去受苦，似乎受到良心的谴责，一路走来反复思忖，深感内疚，他想劝老人回去，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

可是，林善祖好像没有听见儿子的话，他一声不吭，用手拨开儿子，又走到了前头，一手拿着砍刀，边砍边为儿子开路。走在前面的他脚步丝毫都没有减缓，那沉重的双脚尽管一步一滑，但老人信心满满，坚定地向着仙岳山的深处走去。

父子三人的身后留下一团团白花花的雾气。



第二章

土地公生日

添福、添寿兄弟不敢再言语，只好默不作声紧随其后。

不一会儿，兄弟俩感到自己的额头冒汗了，背上流淌着汗水。这汗与树枝、树叶上落下的雨珠一起滴在头上，脖子根上，慢慢流到热乎乎的胸口上、脊背上，并相互交织交错着，真说不清那是冷还是热。

“汪……呜，汪……呜……”大约走了几炷香功夫，走在前面原本充满阳刚之气的大黑狗突然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叫声。这叫声有些怪，如果说平时看家护院的狂吠是那样充满阳刚、充满威严的话，此时的叫声则是那种充满着惊恐的哀鸣。父子三人顿时觉得诧异，举头一看，那畜生趴在地上，竖着耳朵和毛发，四条腿软软地贴在地上瑟瑟发抖，那平时如两团火一样有神的眼睛变得十分灰暗。

“莫非……”林善祖自言自语了一声，毕竟年过六十见多识广，他意料到这大黑狗遇上了劲敌，遇上了它无法战胜的劲敌。他心头一惊，蓦然间想起了以前村里曾有人在夕阳西下之时看见这仙岳山上有一种名为厦门虎的猛兽，想起了偶尔听到的厦门虎发情求偶的吼叫声；还有刚才见到的那犹如小水桶一样粗的大蛇……



“老天爷……”善祖老人不敢再往下联想，心里暗暗叫苦。他人生过半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是他的秉性。现在，倒是从心底里涌起了一阵后怕来了。后悔天还这么早，又是这种天气，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了，做事还这样冒失，不顾一切地带着儿子闯仙岳山……

“汪……呜……”大黑狗仍不停地抖着四肢趴在地上，那颤抖的声音不停地从父子三人的脚下发出，让人的恐惧心理陡增起来。

“老爸……”添寿年纪较小，胆子也比较小，他用惊愕的眼神看着父亲，那几乎完全变调的声音，又尖又细，似乎像姑娘的声音一样。

“添寿……”哥哥添福的心里如同打鼓一样“咚咚咚”地作响，他用低沉的声音叫了一声弟弟，同时用手扯了扯弟弟，想制止他别再说下去。

“别怕，我们列祖列宗没有做亏心事，菩萨会保佑我们的……”善祖老人看到惊恐不已的儿子，一边把两兄弟拉到自己身后，一边用话安慰他们。可是他心里却在暗暗叫苦，这仙岳山尽管紧挨着村庄，可是平时真正进入这山上的人却屈指可数。况且现在还是早晨，还是在这寒风呼啸的阴雨天，难道自己父子运气是那么背么？

“……”兄弟俩将目光投向父亲，并紧紧地老人围住，听候父亲下一步的决定。

“走……”闽南人就是那种性格，不怕苦，不怕死，当然更不服输。老人话音刚落，用脚轻轻踹了踹身边的大黑狗，以不容改变的口吻告诉身边的两个儿子。

山没有路，而且非常的陡峭。

一个多月的绵绵细雨，尽管雨量不大了，那充满腐植的土地原本松软无比，经过长时间的雨水湿润，已经让脚下的土地变得烂乎乎，一却踩下去泥泞得让人难以站稳，加上这山原本没有路，身边荆棘丛生，枝梗纵横，父子三人手牵着手，“呼哧、呼哧”地从嘴巴里吐着一口口白花花的热气。

“老爸，你休息一下吧！”看到年迈的父亲气喘吁吁，一身汗一身雨，走一步滑三步，添福于心不忍地劝说。

“……”老人仍然一声不吭。